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邓友梅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邓友梅

大门以里二门以外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疏影文丛/邹海岗,王俊英主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9

ISBN 7-80074-662-3

I 疏… I. ①邹… ②王…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选集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753 号

大门以里 二门以外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邓友梅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ISBN 7-80074-662-3/I · 272

*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32 开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7.125 印张

定价:9.80 元

I267-H
512

221

小 序

散文大概好象书法中的楷隶，散文底子不打好，写别的会加倍吃力并且很难写好，我就是因为散文的基本功不踏实，所以很尝到点苦头。

但我是爱读和爱写散文，只是前些年来约稿者都指名要小说，我若是提出写散文，来人就露出一脸遗憾相。甚至会公开说：“你怎么给别人都写小说，我们来你就给散文，是交情不够还是看不起我们……”因之写出的散文甚少。近年随着报纸周末版和晚报走红，散文，特别是消闲性的散文才跟着行情见涨，也就多写了几篇。

爱写和写不是一回事，我只是爱写却并不惮于写，边学边写几年，自己觉得只是刚挤进散文写作的大门，更准确的说是处在大门以里二门以外的位置上。连正院还没进，离核心精华之处还差得远，因此这本集子就以其中一篇散文题目为名，称之为：

大门以里，二门以外！

邓友梅

1994年6月15日北京

目 录

漫说北京.....	(1)
说茶.....	(7)
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	(13)
闲话鼻烟壶	(18)
四合院“入门儿”	(23)
大门以里,二门以外.....	(31)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37)
你好哪,宗江大哥.....	(45)
印象中的金受申	(58)
说戏	(65)
别愿坚 忆当年	(81)
难忘凉山明月	(88)
说说故乡平原	
为一张照片写的补充说明	(99)
无事忙杂记.....	(106)
重逢在台北.....	(139)
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146)
台湾的吃.....	(152)
与老索相处的日子.....	(156)
在巴黎拍片.....	(167)

半是痛苦半是安慰的回忆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188)
在南斯拉夫的日子里.....	(197)
初识梵蒂冈.....	(205)

漫话北京

前些天，有位好友想重建天桥，要借我保存的几张旧北京照片作参考。照片放的年头太多，泛黄了，但还清楚。一张是前门箭楼旁边一个戴毡帽穿大棉袄的壮年汉，拉着一串骆驼，漫天风沙，几堆残雪；另一张是故宫东华门外停着的一溜儿洋车，一个车夫正坐在车簸箕上啃锅饼。朋友说这两张照片很有老北京的风韵，并且说：“这合起来一看，不就是一部骆驼祥子吗？”

不错，确是有点风韵。不过，这韵味在一边看看还可以，亲历一下就觉得不值得留恋了。骆驼运煤，洋车拉人，这两张照片都和“行”字有关。在“行”的方面，老北京实在没什么可夸口的。先说道路，有皇上的时候，皇上出门讲究“黄沙铺路，净水没街”。您琢磨一下，皇上走的路不过如此，老百姓走什么路呢？解放那年，已是民国三十八年，北京城铺了现代路面的地方仍不过通衢大道，大部分地方还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或者按老舍先生的说法，是“刮风赛香炉，下雨是墨盒子”。车

也有，可实在难坐。北京解放不久，市里要开个会，叫我把一份通知送到人民印刷厂去。我住灯市口，工厂在南菜园，这点路我来回走了一天。电车只通到天桥，从天桥到南菜园一片土路，又赶上下雨，麻烦就大了。陶然亭一带地势低洼，说它像墨盒子是抬举它，实际上是粥锅，一脚下去泥水直没到膝盖，返回来到天桥时，下午三点多钟，雨还没停，电车倒先停了。有三轮，我一个月十几元的大灶包干，坐得起吗？硬走到天安门，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那时候刚从南京调来几辆公共汽车，走得比人还慢。车一停下就开不动，司机踩油门，车先上下颠，然后左右晃，足晃半分钟才能走动。患心脏病的人绝不敢坐。就这样二十分钟也不来一辆。我旁边一个小伙子就哼了一首歌，把当时的流行歌曲《秋水伊人》换了词：

“望穿秋水，不见汽车的情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满心的希望，只换得眼前的凄清，几时你才来呀，汽车呀？几时你开过长安街的泥泞？那心急的人群，睁大的眼睛，都盼望早点能回家，不再喝西北风！”

如今北京的“行”虽然仍不理想，可究竟不用去一趟南菜园走一整天了。连小胡同都铺了柏油路面，骑自行车不必耽心陷进墨盒，等电汽车也不至于急得唱《秋水伊人》了。如果北京人口仍然是一百五十万，有现在这些设施，其交通程度未必比东京差。

在吃穿住方面北京的变化就更大，有一次我在国外碰到个离乡很久的老北京人，他问我北京有什么变化？我说北京东城盖了长城饭店等摩天大楼，西城建了电视大楼、西苑饭店，北城正在建亚运会建筑群……他听了一半就说，完了，我不去了，这哪儿还像北京呢？我一想：可不，和四十年前相比是不大像了，可北京还是北京，北京要是四十年一点没变，中国还有什

么希望？以前的北京不准建高楼，再高也不能高出太和殿。街上树也多，站在景山顶上往下一看，一片树海中露出几处灰色瓦顶。走下山来步入树林，那里是一栋栋四合院连成的小胡同。这四合院可大有讲究，是什么人家，一望瓦顶就知道，是筒瓦，是片瓦，有没有脊兽这都大有区别。青灰瓦顶下，硃红走马板，一对石狮中间，两扇大门，门上对联，门下石阶；打开大门，迎面是影壁，影壁前山石盆花，影壁上透雕吉祥二字；抬头看，门洞顶彩画藻井，低头瞧，大漆春凳，转身向左，往风屏门内看，墙中间一座玲珑精致垂花门，石榴树下隐隐现现金鱼浮动，蓝天之上，高高低低鸽铃鸣空……一片宁静、平和、典雅的美。好不好！好！可这只是北京生活的一部分。您走几步再瞧，就在故宫旁边不远处，狭窄的小巷里，人们就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北京人有句老话，叫南贫北贱，北城这一带住了不少下层市民，靠拉洋车，拣破烂，缝穷为生，住的破砖头房，一刮风乱晃，小雨小下，大雨大下，雨停了屋里还下，高个儿还直不起腰来。更穷点的人就更惨，只能住城门洞子。那时前门洞子里，每到冬天清晨，都拉出几个死倒儿来。如今北京人住得虽然还是挤，几户人挤在一个小院里的有，三代人合住一间屋的也有，可不见在马路边抱蹲的了。说实话，衣食住行，现在人们对住的意见最大，北京人也确实住得拥挤艰难，政府也感觉压力沉重。有什么办法呢？四十年间，北京人口膨胀比汽球吹得还快。住房增加了好几倍，可人口增加得更多。不从计划生育打主意，天王菩萨也没辙。

盖房子难，拆房子也不易。北京是几百年的国都，建筑格局有了一定规范。在修建北京新建筑时，稍有疏忽，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譬如把许多挺好的四合院拆掉，盖楼房，竖烟筒，以至于现在想找条完整的小胡同和四合院供人参观和怀

旧都困难。这就值得三思。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面貌。说到摩天大楼，人们想的是纽约；讲到竹楼，就联想起西双版纳；北京的特征就是四合院。没有了四合院还算什么北京呢？楼房要盖，但不一定要盖得遍地开花，把旧建筑全挤在楼缝里。旧房子该拆，不一定非拆得这么杂乱和随意。譬如，我知道有栋王府的院落某宾馆范围内，前几年还保存得很好，后来忽然挂起个“房屋危险，禁止参观”的牌子。我问一位知情人，挺好的房子怎么忽然危险了？他说，宾馆领导想把它拆了盖大楼，增加客房，多挣点钱，怕参观的人多了，引起文物部门注意，一挂上个文物保护的牌子，就拆不成了！果然，不久那院子就拆了，并且盖起了楼。而同时另一单位却正在花钱建造一个假王府。您说把真的老宅院拆了，花钱盖假古董供人参观，这何苦呢？当然，这只是前进中的失误，毕竟我们建设了一个现代的北京城，这才是主要的。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一个与它相适应的环境，骆驼虽美，却代表不了波音747，我那位朋友虽然对前门旁骆驼的照片赞不绝口，美国请他去开会，他还是乘飞机，不愿骑骆驼。如今，站在高处一看，北京城高楼林立，交通道立体交叉，霓虹灯五光十色，喷气飞机腾空入云，别是一番景象。不管你对旧北京外观的改变有多少怅惘，也不能不对新北京的建设者怀有敬意。我只希望建设得合理一点，构想得更周到一些。

北京是个文化古城，千百年下来，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既深远又广泛，潜移默化，甚至渗透进生活方式中。譬如，以前生活较好的人家，庭院中要有点缀，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天棚、鱼缸、石榴树。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养鱼为生的金鱼池居民，以种花为业的草桥花乡，各大大小小的棚铺。如今人们住进了楼房，用不着搭天棚了，棚铺便成了个历史名词，这

行业的人全转业到建筑行业去搭脚手架去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除四旧，把金鱼当阶级敌人消灭，养鱼户也全转业了，唯有花乡保存下来，因为江青女士也要在客厅里摆花。如今人们生活安定了，仍要养花，而且城市绿化发展极快，花乡就更加兴旺。养鱼业也恢复很快。只是棚铺这一行永远消失了。好在有些老工人仍健在，偶尔有地方要搭棚，建筑公司自有人承担建造。庭院种植花木，最宜种海棠、月季，取其“月月吉祥”，“棠棣之花”之意。忌种梨桑，因与“离丧”谐音。如今四合院少了，没地方种树，种花的习惯仍保留下来，最多种的还是月季、海棠。只不过原来种的是木本西府海棠，现在地方狭窄，改种草本秋海棠了。更值得高兴的是公共绿地成倍增加，北京人有了较多的活动空间，池边可以打拳，树下便于遛鸟。打拳有打拳的学问，遛鸟有遛鸟的讲究。打拳遛鸟之后，肚子空了，就需要吃。说到吃，可又是北京的拿手。旧北京只早点一项，就有说不清的花样，炒肝、包子、面茶、烧饼、豆汁、焦圈、炸馓子、老豆腐……不仅好吃，而且便宜，连拉洋车的也吃得起。至于正餐就更说不清了，满汉全席、鲁菜、苏菜、烤鸭、全羊、中档的有东来顺的涮羊肉、王广福斜街的炒疙瘩，灶温的一窝丝……吃饱了还要喝，于是北京的茶馆业也遍布全城。人们进茶馆不光为了饮茶，还可以在那里会朋友，谈生意，交换信息，调解纠纷。茶馆是曲艺表演最合适的场所。许多劳动市民的历史知识，就是在茶馆里从说书艺人那儿学到的。与此同时，茶馆也培养了大批曲艺人，今天健在的许多名家，就是从茶馆开始艺术生涯的。前些年因为多种原因，打拳遛鸟的人绝迹了，早点也只剩下了烧饼、油饼儿。中档饭馆公私合营后变成“一道汤”，失去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再加上个别服务人员那副造反派脾气，饭馆成了北京人望而却步的所在。改革开放以来，许多

消失了的東西重新恢復了，服務質量也大有改善。由於個體戶與合資企业的发展，飲食行業顯得比從前更加豐富多彩，不過價錢也已非昔日可比。大眾食品，一改叫“風味小吃”，進入大雅之堂，立即身价百倍，使人們望而却步。

四十年来北京发生了极大变化，现在仍在变化中。从发展趋势来看，它会越变越好。再过四十年，北京会以一个既保有传统特色，又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矗立在这个世界上。

1989年8月21日北京

说 茶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铤煎黄蕊色碗转鞠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明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这首宝塔诗是唐人元微之写的，算不得最早的吟茶诗，足证明中国文人和茶结缘并不比酒晚，亲密程度也不比酒差。文人如此，普通人更甚，如果作次调查，喝茶的人八成比喝酒的人总数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北京的“六必居”据说是当年专卖六样生活必需品，只比以上少个柴字，两者都不包括酒。

中国人喜好喝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赵佶当皇帝时，放着多少急事不办，却写了本研究茶的专著《大观茶论》。从产地，种植，采摘，到制造与喝法写的都地道，称得上是全世界自古至今唯一有皇帝銜的茶叶专家。他当皇上要也这么在行，不至于后来又当俘虏；我老家有

个本族大辈，每天茶不离手，日本鬼子扫荡时，大家逃难，他不带行李却手中提把茶壶。走在半路受到日本兵的追击，叭的一枪正打中他的茶壶。人们全为他的性命担心，他却提着一对铜壶梁说：“可惜了这一壶好叶子！”是我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士！

中国人喝茶的本事，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以修洛阳桥著名的状元蔡襄，在喝茶上就有独到功夫。据一本闲书记载，有人得到一点名贵的“小团茶”，知道蔡在这方面是权威，就请他来品尝。蔡听了高兴，临时又请来一位朋友陪他一同去。到那里后主人陪他说了一会话，就叫仆人献上茶来。蔡襄喝了两口，主人问他印象如何？他啧啧嘴说：“茶是不错，只是里边掺了‘大团茶’，不纯了。”主人心想这茶是新得到的珍品，自己亲手交与仆人煮的，怎会有假？为证实心迹，就把仆人召来当面问道：“我亲手交你的茶，你可曾掺假？”仆人见问得单刀直入，只好如实说：“原来备下小团茶是两人份，我见多了位客人，怕份量不够，又不敢找您要，我就掺了点大团茶。”主人听了大惊，对蔡状元的品茶功夫再不敢怀疑。这是名人逸事，可能有帮闲替他吹嘘，我的老师张天翼却给我讲过一个叫花子品茶的故事。闽省有位旧家子弟，不务正业，只好饮茶。最后穷得卖了老婆沿街求乞。因在家乡受人白眼，便流浪到了潮汕地界。这天要饭要到一家著名的大茶庄门口。店主拿出几文钱给他。他说：“钱不敢收，只求赏杯茶饮。”店主就叫人把日常待客的茶端来一杯给他。他喝了一口，却又吐了，摇头说：“四远闻名大茶庄的茶不过如此，承教了。”说完扭头便走。这下子刺伤了店主的自尊心。就把他叫住，连忙吩咐把最好的乌龙泡一杯来。过了会茶冲来了，叫花子喝了一口，叹口气说：“茶是上等的，可惜泡法低劣，糟蹋了！”店主听了大惊，便悄悄叫人到后宅，要他

小妾泡一杯来。这小妾是他新买的，模样平平，就是善泡茶，店主就冲这一长处才买的她，过了片刻茶泡好送来，那叫花只饮了一口就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店主忙问出了什么事，那叫花说：“这茶的味道使我想起了前妻，我从没见有人达到她这样火候……”那店主一问他的籍贯，历史，果然和那小妾一样。二话没说，叫人给他包了一包上好茶叶把他打发走了。

皇帝和我那位同乡大辈，对茶的嗜好虽如一，但他们喝的不是一种茶。宋朝时的贡茶是福建产的“龙凤团茶”，从书上记载看大概是“红茶镶绿边”，所谓半发酵茶，类似今天的铁观音、乌龙之类，近年市上也有“龙凤团茶”卖，不知是否就是赵佶和蔡襄喝的那一种；我那长辈喝的茶我却喝过。早年山东的农民全喝那个。是在集上卖酱油、糕点的摊上买来的。茶叶装在一个大木箱中，黑不溜秋，连梗带叶，既没有小包装，也不经茉莉花窖。沏成后褐中透红，又苦又涩，我估计其助消化的能力是极大的。我很奇怪，我的家乡是糠菜半年粮的苦地方，肚子里没什么需要茶叶帮助消化的，为什么家家却都喝茶！我问过老人此风由来。他说是无茶不成礼，山东是礼仪之邦，饭可以吃不饱，茶不能不喝。这话不能令人信服，我觉得家乡人还没傻到不管肚子饥饱只讲精神文明的地步。可也找不出更合理的理由来反驳他。这也可能是我出生于天津并一直在天津度过童年，山东只是我理论上的老家，对它的了解不深的缘故。

我小时家在天津，家里也喝茶。喝得是小叶、大方、茉莉、双薰等大路货，其喝法却是一家两制：我姥姥家是纯天津人。所以我家一年四季桌上摆着个藤编的壶套，里边放一把细瓷提梁画着麒麟送子茶壶。我娘抓一把茶叶，把水烧得滚开，滴到地上先听“噗”一声响，这才高高的沏下去，制成茶卤。喝时倒半杯茶卤，再对半杯开水，这虽有一劳永逸的好处，但实在喝

不出茶叶的味道。我爹是山东人，但自幼外出，不知受了哪位高人指教，自备了一把小壶，沏茶时先用开水把小壶涮热，放茶叶后先沏一道水，用手晃晃再倒出扔掉，再冲一次才可饮用。一次只喝一两口，马上再对新水。事不过三。然后就倒掉重来。这喝法虽然出味，可实在繁琐耗时。所以到我自己喝茶时这两种传统都没继承，完全另搞一套。

在天津我见过两次特殊的喝法。一次是在梨栈。那时法租界的梨栈大街，劝业场一带是最热闹的地方。在劝业场门口那个十字路口有个警察指挥交通。有天我坐“胶皮”去光明电影院看电影，车刚在路边停下我还没给钱，警察就招手叫拉车的过去，拉车的说：“劳驾，您替我看一会车，不知嘛地方又惹着他了。”车夫跑到警察身边，警察说了句什么，车夫拿着把缺嘴的大茶壶就跑了回来。满脸歉意地说：“没办法还得耽误您一会儿，老总叫我给他沏壶茶去。”过了会车夫把茶沏好送去，这才回来找我收钱。我远远看见那位中国籍的“法国巡捕”左手端着茶壶嘴对嘴的喝着茶，右手伸直，在两口茶之间抽空喊道：“胶皮靠边，汽车东去……”这事给我印象很深，我以为这是法国警察的特有作风，后来去巴黎，还有意观察了一下，才知道巴黎的警察并不端着茶壶站岗。

另一次是法租界仙宫舞厅。一个偶然机会我随亲戚进了那家舞厅。在“香槟酒气满场飞”乐曲中，一对对时髦男女正在翩翩起舞，却见一位老者，手执小茶壶在场子中央打太极拳，每作两个动作就啜一口茶，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多少年后我跟一个天津老乡说起这件事来。他说此人有名有姓，是位租界名人。可惜我没记住名字。

等我自己喝茶上瘾，已经是数十年后的事情了。

我这喝茶上瘾，是从泡茶馆开始的。五十年代初我去西昌。

那时的西昌还属“西康省”，不仅没导弹基地，没有飞机场，连汽车也不通。从雅安出发一路骑马。每天一站，住的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鸡毛小店。店里除去床铺有时连桌子都没有，要想休息、看书就得上茶馆。好在四川的茶馆遍地都是。泡一碗沱茶，可以坐一晚上。在这里不光喝茶，还能长见识，头天去喝茶，几乎吓得我神经衰弱。茶馆中间有个桌子，四周摆着鼓、锣、钹、板。不一会坐下几个人就敲打起来。我正看得出神，忽然背后哇呀一声，有位穿竹布长衫的先生抚案站了起来。正不知出了什么事，那位先生开口唱了：“凄惨惨哪……”跟着周围的一些人就都吼了起来“凄惨惨命染黄泉哪……”众人吼过，那先生又有板有眼，一字一句，成本大套的唱了下去。我问同行的四川伙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四川茶馆清唱的规矩，哪位客人唱什么角色都是固定的，不管他坐在哪儿，场面一响该开口的时候自会开口。我说：“那打鼓的也没朝这边看，万一哪位先生有事没来，或是迟到了不就砸锅了？”他说不会，要敲半天板还没人应，打鼓的会接着替他唱下去的。这一惊刚过去，我正端起碗要喝茶，忽然从脖子后边又伸过根黄澄澄的竹竿来，一回头，那竹竿竟杵到我嘴上。我正要发火，看见远处地下坐着位老头，手执纸媒，噗的一口吹着了火，笑着冲我说：“吸口烟吧！”我才看出那竟是根数尺长的烟管！他坐在中间遥控，身子一转可以供应周围几桌人享用，抽完一个他用手抹一下烟管，再装上一袋伸向另外一人。除此之外在四川茶馆还学到了另外许多学问。回北京后我便开始泡北京的茶馆。直到当了右派，也还是有空就去喝茶听书。

泡茶馆成了我的业余爱好。落实政策后有了旅行机会，到广东，住香港，游西湖，逛上海，甚至到欧洲、美国，有茶馆都非泡一下才死心。

罗嗦至此，读者早已腻烦，就此打住，茶馆的事留给别人写吧。